

夜幕下的紫禁城

长篇历史小说

汪卫兴著

康熙帝木兰大点兵

紫禁城女尸起疑云



3247.15
1205
2

通俗小说文库

长篇历史小说

汪卫兴著

夜幕下的紫禁城

作家出版社

057041



女子学院 0052240

夜幕下的紫禁城

作者：汪卫兴

责任编辑：那 耘

责任校对：刘 方 李超英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4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遵化人民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84千

印张：13.75 插页：2

版次：1989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86-5/I·185

定价：4.0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主要人物

康熙.....大清皇帝
 张玉书.....翰林院掌学士兼兵部尚书
 杜 臻.....刑部尚书
 索额图.....国史大学士兼御前佐领
 佟国纲.....康熙舅舅、都统公
 费扬古.....大将军
 杰 书.....康亲王
 德 妃.....康熙宠妃尊为孝恭仁皇后
 庄太后.....康熙祖母

额腾格.....理藩译员、一等侍卫
 塔莉亚.....额腾格之妻
 阿纳吉珠.....~~库~~梭部族二公主
 阿纳吉美.....~~库~~梭部女首领
 塔虎儿.....~~塔~~霸亚奶娘儿子
 阿勒巴桑.....~~雅~~虎萨城烧饭老人
 阿丽娜.....额腾格女儿

彭 春.....都统公雅克萨战役主将

郎担.....副都统雅克萨战役主将
萨布素.....黑龙江将军雅克萨战役主将
阿穆勒塔.....鄂伦春族猛将
倍勒尔.....达斡尔族猛将

根忒木尔.....达斡尔族叛徒
卡塔奈.....根忒木尔儿子
亚特.....根忒木尔孙子
九嫂子.....根忒木尔九妻妾

罗卜藏坚错.....西藏活佛
噶尔丹.....准噶尔部汗
日白尔丹.....噶尔丹马夫
巴图格.....噶尔丹手下将军
琿多尔济.....土谢图汗
碧云老道.....塔莉亚师父
玉云老道.....额腾格师父
巴力克.....塔莉亚师兄、刺客
朱全.....武林高手刺客

朱 福.....武林高手刺客

南怀仁.....耶稣会士头子

张 诚.....耶稣会士神甫

徐日升.....耶稣会士神甫

费奥多尔·阿列克塞维奇.....沙皇

尼果赖.....沙皇派往北京大使

魏牛高.....沙皇派往北京大使

戈洛文.....沙俄谈判首席长官

乌拉索夫.....雅克萨总督

额里克舍·托尔布津.....雅克萨统领

巴什里.....雅克萨副统领

拜 顿.....雅克萨副统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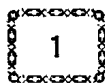
切尔尼果夫斯基.....雅克萨总管

叶尔莫根.....东正教传教士

奥力克赛夫.....雅克萨剑子手

伊 凡.....雅克萨剑子手

第一章



紫禁城。

五凤楼的鼓声响了五下，咣咣的钟声又响了五下，这是皇宫的晨钟。随着这悠扬的钟声飘向远方，东方现出了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天安门、宣武门、午门的沉重的城门徐徐地打开了。此时，黎明的玫瑰色彩，天空的种种奇妙的颜色，全显现出来了，与金碧辉煌的太和殿、乾清宫相应和。整座皇宫被一种酒醉了似的绯红渲染着，在清晨的雾霭中象仙境一般飘渺、美丽、雄伟。宫门、廊庑，过道两旁站着佩带仪刀、弓矢的侍卫。沉重而迟缓的钟声夹带着御前太监女人般尖声尖气的叫喊：“万一岁一驾一到！”悠悠扬扬地飘向远方。

今天，是康熙皇帝乾门听政。

乾清门是清代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康熙在清代诸帝王中最勤于听政，经常在宫门临时听政，以了解臣僚对国事、政体的看法。皇帝“御门听政”之日，乾清门设宝座，内阁各

部、院衙门奏事大臣、陪奏官员等齐集于乾清门外庭院内，按次序等候着皇帝。以户、礼、兵、工四部轮班先奏，吏部最后。递奏折和口奏之后，皇帝作出决策，并告知奏事官员，“御门听政”完毕。

乾清门是后三宫的正门，座北朝南，门前是广场。此刻，跪着一排又一排满汉大臣，只有御前侍卫、当值内监、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和国史大学士兼佐领索额图分站在康熙左右。康熙面对着这些蟒袍玉褂、朝靴朝珠，匍伏在地的六部大臣，在生闷气。因为他看到议政王大臣中居然有人被沙俄侵略者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发出了“征剿罗刹^①众皆难之”的议论。用“道远难以成功”为理由，请求康熙不要发兵反击沙俄的侵略。他气愤地把奏折摔在地上，提高嗓音问：“张玉书，你说呢？”

“喳！”跪在前排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兼兵部尚书张玉书应着抬起头，只见康熙英俊的脸上透着怒容，两道剑眉趋向眉心，目光利剑般从他头顶飞射过去，他知道这目光将落在何人头上，“微臣已有折奏呈递皇上，陈述已见。”

“当众道来。”康熙手一挥，“起来！”

张玉书在朝中以直谏著称，满洲大臣都恨他多嘴，骂他臭乌鸦。汉官对这位翰林院的头儿畏敬三分。他躬身道：“臣以为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不可放弃，反击沙俄入侵之事断不可中止。”他略停片刻道：“如今三藩殄灭，台湾收复，国泰民安，举国欢悦，岂容沙俄扰吾边境，杀吾民众，掳吾财宝？微臣愚见，抽调福建、台湾水师北上扼守松花江、嫩江、

① 罗刹——达斡尔语。吃人肉的人，对沙俄的称呼。

呼玛河。可在宁古塔营造大船，加固墨尔根、齐齐哈尔两个城堡。宣调巴海将军移兵瑷珲、呼亚马等地。建立木城，管理边防，请户部派人沿途测量绘图，建造驿站屯兵屯粮。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乃是上策，万全之计。”

康熙闻听，频频点头，剑眉飞扬，目光炯炯，紧紧盯着张玉书。他就凭这双眼睛判断大臣对他的忠奸，他的贤明来自观察、倾听大臣各种政见。他不仅仅聪颖过人，而且有非凡的远见卓识，有一种超人的天赋才能。他突然对御前太监道：

“给张爱卿赐坐。”

“喳！”太监搬过四方凳，张玉书诚恐诚惶，哪里敢坐？满朝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国舅、索额图站在御前，他算几品官？他赶快跪下喊：“谢皇上恩典，厚爱微臣，臣领之有愧！”他没有起来。

康熙有点生气，不高兴地看着他一眼，随之体谅他了。但他和历代帝王一样出口的话岂肯更改？笑着道：“张爱卿起来，朕有话要问你。”

张玉书站直身子，仍不敢去坐。

康熙两眼灼亮，只说了一个字：“坐！”

张玉书只得告坐，如坐针毡一样屁股只沾了方凳一只角。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种莫名的恐惧在他心里翻腾。这一坐，退朝后他将招来无数的白眼，满族王公大臣对汉官高升本来就窝着火，皇帝给他赐坐，等于刮了他们脸面，他们岂肯罢休？虽然皇上再三叮咛，大小官员不分满汉，一视同仁，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行得通。今天，康熙好象故意要和这些王公

大臣作对，不但没叫他们起来，而且声音又缓慢，以不似他平日的语调开始训示：“即今征剿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朕自十三岁亲政，即留意于此。”他的话声仿佛在空中震颤，引起嗡嗡的回声。

匍伏在地的王公大臣头如鸡啄米似地往下叩，但乾清门外庭院里寂静无声，没人敢仰脸朝康熙看一眼，似乎个个在洗耳恭听。却没再听到康熙的话音，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从这窸窣的杂乱脚步中，大臣们知道是朝房执事太监来了。在皇帝听政时除紧急军事唯他可以上报，其他人一律不准进殿求见。

这脚步声越来越近，呼哧呼哧声已越过跪在地上众大臣的头顶。扑通一声，把众大臣的目光惊起来，只见执事太监跪禀：“奴才叩见万岁爷，有沙俄大使尼果赖求见。”

康熙早瞥见他慌慌张张地奔来，中止了训示，目光一直望着大汗淋漓的执事太监到来。他一听沙俄大使尼果赖求见，心里大大的不快。这只老狐狸不仅刁滑，而且是一个无赖，他的应诺一文不值。对这种不讲信义之徒，康熙不想见，口气冷峻：“你不见朕在听政？”

“喳！奴才知道万岁在听政。可……可这沙俄大使说有沙皇的国书呈递皇上。”执事太监抹着头上的汗道：“是耶稣会三位神甫把他带来。”

“呈来！”

“奴才没有拿到国书。”

“为什么？”

“他说呈递国书，必须举行仪式。”

“胡扯！”

康熙恼怒地站起来，两眼冒着火星。张玉书起身下跪，禀道：“皇上息怒，洋人递交国书，举行仪式有此惯例。微臣愚见，可以在午门举行……”

“皇上，万万使不得！”跪在前排的王公大臣喊起来，“有失我大清国威。”

“皇上，这无损国威，只在午门设一张御案，铺上黄绸，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乃更显大清天朝盛威。”张玉书寸步不让。

“皇上，别听他信口雌黄。”满族王公大臣一齐叫起来。

康熙眉梢颤动，扫视了这群满族大臣，他们都是八旗劲旅的功勋人物，为创建大清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南征北战，他们不愧为英雄；文治天下，他们则成了匹夫之勇。他瞅了一眼浩浩正气，直抒胸怀，昂首挺胸的张玉书。每每他出班谏奏，都是这副视死如归的仪态。他看重他的才学和忠心，只是太盛气了，可……可他说的不无道理。康熙沉吟了片刻，手一挥：“众爱卿，平身。”

因跪的时间太长了，那几位上了岁数的王公大臣居然站不起来，脚麻木了，两旁侍卫把他们携起来。康熙给他们每人一条方凳，他们感激得又要下跪，康熙示意他们免了。他在龙椅前踱了几个来回，两目生辉，声音平和：“传朕谕旨，午门设御案接纳沙俄国书。”

当值内监象鸚鵡学舌一样重复康熙的话：“皇上有旨，午

门设御案接纳沙俄国书。”

王公大臣见皇帝开了圣口，没人再敢哼一声，谁也不想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只是仇恨地瞪着张玉书。张玉书只当没看见，专心致至地望着康熙，不知派谁去接纳国书？康熙明白他的目光，不过，他已想好了一个人选，微笑着朝最后一排一个人招手，“理藩院额腾格听旨。”

“喳！”额腾格赶忙趴下去。他是六部三院之中最小的一个官——理藩院译员，为皇帝翻译。

康熙笑着道：“平身。你代朕受理国书，领沙俄大使尼果赖进殿。”

“喳！”额腾格跪下，“臣领旨。”

康熙为何不派王公大臣，而叫一名小小的理藩院译员去受理国书呢？这是他处事的英明之策。此项委任不仅可以压压尼果赖骄横，而且也可以冰释满汉大臣之间的争议之火，又可以使那些位低职卑的官员消除自卑感，有才能者可以破格重用。从心里，康熙喜欢这个达斡尔人，他机警过人，两只精灵灵的眼睛含而不露。他懂蒙、满、汉、俄、拉丁文，翻译时口齿伶俐，从不差错，准确无误。他想破格提升他，不知封他什么官儿更为妥贴？他既不是科举出身，又不是沙场战将，只是达斡尔族副都统倍勒儿的一位兄弟，护送七名哥萨克俘虏来京，偶然发现他懂拉丁文，会俄语而把他留在理藩院。若提升重用他，怕众臣不服。此刻委任他受理国书，众臣不得不服。六部三院大臣中，无一人懂俄语。

康熙离开御座，踱到台阶下，王公大臣一个个俯首垂手分站两旁。

乾清门外广场，肃穆宁静。

这时，太阳升在碧空中，幅射出万道明亮的光柱，乾清门外的庭院都染上了一层柔和的桔红色；金碧辉煌的琉璃瓦闪烁着一片耀眼的红光，整座皇宫仿佛是燃烧起来了。康熙在这无际的红光中，与群臣商议，等待沙俄使臣尼果赖的到来。

执事太监汗沔沔率先进来跪禀：“奴才叩见万岁，沙俄大使尼果赖要求觐见皇上。”

康熙挥手叫他旁边站，执事太监并未起来，继续道：“奴才跪禀皇上，耶稣会士南怀仁神甫、徐日升神甫、张诚神甫要求叩见皇上。”

“传朕谕旨，宣尼果赖进见。”

御前太监大声传话：“皇上谕旨，宣沙俄大使尼果赖进见。”

“传朕谕旨，请三位神甫进见。”

“皇上谕旨，请耶稣会士南怀仁、徐日升、张诚进见。”

第一个走进乾清门是手捧国书的额腾格，他恭恭敬敬跪递：“臣授议完毕，沙俄国书，请万岁龙目观看。”

康熙接过沙俄国书，全是弯弯曲曲象蚯蚓一般的俄文，没有汉文和满文，康熙很是不快，递给额腾格：“念来！”

额腾格一字一句念，康熙的脸色由凝重变得阴沉，他越听越恼火，霍地站起来，劈着手道：“这句重念！”

“是，皇上。”额腾格也念得两眼喷火，“我们十分清楚，你们有朋友也有敌人！你们必须尊重我们的十二条。”

“十二条？”康熙气得剑眉飞竖起来，理藩院马喇向他禀

奏过沙俄那些无理要求。

“皇上，尼果赖还带来沙皇的一份照会。”额腾格从国书下扯出照会，问：“要不要念！”

“念！大声念。”康熙扫视着站在太阳下的王公大臣们，坐回到龙椅上，强压着怒火听下去。

这照会比国书写得更嚣张露骨，简直是赤裸裸地要挟、威胁。提出了释放被俘的哥萨克入侵者，中国派使团携带宝石、金银、绸缎等赴俄“报聘”，中国每年向俄国输出白银四千普特及各种宝石，俄商得在中国各地自由贸易十二条。

王公大臣们被沙俄照会激起义愤，有人惴惴不安，面带忧郁；有人恐惧，自然也有人无动于衷，只是没有形之于色。乾清门内外显得寂静无声。这种宁静比说话更可怕。站在御前的索额图早气得牙齿咬得格绷响，虎须在唇边颤动，黝黑的脸膛涨红了，他忽地跪下请命：“皇上，臣统领领大兵，杀向雅克萨，直捣罗刹老窝。”

康郡王杰书跪奏：“皇上，臣愿领兵从蒙古草原杀向尼布楚，收复贝加尔湖。”

康熙没有吱声，挥挥手叫他们起来。他的目光已看到沙俄大使尼果赖正大摇大摆朝乾清门走来。尼果赖身后跟着三位耶稣会士神甫。他整整衣帽，威严地端坐在龙坐上。

三位神甫按清朝礼节伏身匍地，齐声喊：“恭请圣安。”

“平身。”康熙抬手，他的目光盯着这位傲气十足的沙俄大使尼果赖。王公大臣的目光也全集中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尼果赖身上。

尼果赖仰脸凸肚，那头象女人一样棕褐色的头发垂披两

肩，穿着猪肝色红外套，肥胖的身躯更显臃肿，简直象一头大狗熊直竖在那里，两颗细小的眼睛滴溜溜转动，阔阔的嘴巴一歛一歛，软塌塌的鼻子象一颗多余的肉瘤在他唇上颤动。他没有下跪，只向康熙唱了一个诺：“沙俄大君主国大使 尼果赖·加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奉沙皇御令出使中国，朝见大清皇帝陛下。”他说的是俄语，额腾格翻译给康熙听。

康熙冷笑一声，“尼果赖大使，朕知你精通蒙、满、汉语言，用不着这般傲气地用俄语与朕说话。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国使者朝见一国君主，应懂得规矩，懂得礼貌。”

这几句话相当平和，却把这个傲气十足的尼果赖给威慑住了。这话听上去还是亲切有理，但分量不轻，尼果赖不觉斜眼看康熙。只见御前站着怒气冲天的索额图、佟国纲；御前左右稍远处放着四个香几，上面的三足鼎式香炉里焚着檀香，香烟缭绕，乾清门气氛肃穆、威严。

尼果赖这是第三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康熙，见他如此威严，不露声色，为之惊讶。这比传闻中的康熙还漂亮、年轻、英俊、厉害得多！他躬身向康熙重新行礼：“大清皇帝，我这次出使中国，希望得到一个圆满的回复。”他用满语说。

康熙内心十分厌恶俄使，不愿与这种言行不一的人说话，更不愿与一方面派大使，另一方面派兵入侵的国家打交道。他强捺下心中的怒火和厌恶感，平静道：“朕派马喇多次和你谈判，要求沙皇停止鲸吞中国疆域并交还逃人根忒木尔。朕希望互邻之国，各守其道，和睦相处，平等贸易，但迄今未得到回答。有鉴于此，朕不再函复沙皇。”康熙拂袖而起。

尼果赖气得涨红了脸，上唇上那颗多余的“肉瘤”随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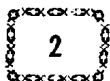
脑袋的晃动而摇颤，他跳着脚撒赖：“我抗议，我堂堂沙俄大使递交国书，你们居然派一个小小译员额腾格接纳国书，这是对我沙皇大君主国的蔑视，我将采取一切报复手段。”

康熙听后，纵声大笑：“尼果赖大使，你的威胁、诱骗，朕领教了。”他沉下脸，目光如炬，盯着尼果赖，斩钉截铁地下逐客令：“送客！”

两旁侍卫呼的一声站到尼果赖身后，御前太监拖着长声喊：“万岁谕旨，送沙俄大使尼果赖出宫。”

额腾格彬彬有礼向尼果赖行礼：“洋大人，请！”他见他不动，又补上一句：“万岁命我送你出宫。”

“哼！”尼果赖象一头笨重的狗熊，迈着蹒跚的脚步，朝外走去。



乾清宫。

金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金光灿烂，反射出闪烁莹辉，弥天流光。整座宫殿如金轮浴海瞳眈辉映，丹焰炯炯。乾清宫门外的两侧，十口金光闪闪的鑲金大铜缸，背衬红色宫墙，耀目生辉。这是皇宫贮水防火用的工具。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明代十四个皇帝就住在这里。康熙继承皇位后，与他父亲顺治帝一样喜欢乾清宫。这儿既是后三宫所在地，又是整座皇宫的中心地带。康熙一改父亲顺治帝的常规，为了集权的需要，选调翰林等官入乾清宫南书房当值，称作“南书房行走”，人数不固定。南书房除了陪着康熙做诗写字外，也秉承皇帝

意志拟写谕旨，发布政令，实际上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所以“非崇班贵饗，上所亲信者不得入”。

康熙在御门听政后，把三位耶稣会神甫南怀仁、徐日升、张诚和兵部尚书张玉书、额腾格召进南书房。

南书房很大，南窗下一铺大炕，一张四方炕桌，桌的东西设两个宝座；紫檀龙凤雕落地罩；两头弯曲形如白藕似的玉如意、蓝花白底瓷瓶、银色金丝珐琅瓶的陈设，鲜红的墙上贴着康熙手书的大幅字画，字迹清洵，落笔矫健，字字如游龙过水，煞是好看，字画取自荀子的《劝学》：

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
水为之，而寒于水。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
之厚也！

北边靠墙是一排书橱，东边随窗放着一张太湖石磨桌，沿墙根放着琴、棋；窗外梅竹摇曳，如窈窕淑女在频频点头。

此时，康熙在东窗太湖石磨桌上挥毫作诗，他要嘉奖沙尔虎达的儿子巴海在松花江和费雅喀西部抗击沙俄的功绩：

夙简威名将略雄，
高雅坐镇海云东。
旌麾到处销兵气，
壁垒开时壮武功。

他作罢，脱下身上黄绸马褂，对张玉书道：“张爱卿，拟谕